

THE JINGU JING

杜衛東著

京都女警



3
60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I753

D880

杜衛東 著



京都女警

JING DUNŪ JING

08786

责任编辑：关正文

封面设计：海 洋

史建全

京 都 女 警

杜卫东 著

*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960 1/32 8印张 123千字 4插页

1989年6月北京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80042-044-2/I·38 定价：2.75元

序

丁洪章

读罢《京都女警》，掩卷思之，不胜感慨。

我与卫东相交日久。第一次谋面的印象迄今还记忆犹新。那是1983年寒冬的一个下午，我去一家招待所看望从山东来的友人高洪德。握手后未及寒暄，洪德兄即向我介绍身边一位尚未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

“这是杜卫东……”

“噢，久闻大名！”

“久闻”并非虚言客套。因为我早就颇有兴趣地在报章上拜读过他的不少杂文。卫东的杂文或清新隽永，或笔锋辛辣，均文字老成，鞭辟入里，象出自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不曾想，今日一晤，他

竟这么年轻。

我们握了手，就此结下了友谊。此后，我对他的作品，在喜欢之余又蒙上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色彩。他的哲理，他的思辨，他的文彩，深深地感染着我。那娓娓动人的论述，那直面人生的剖析，往往令我拍案叫绝。

来往长了，我深感卫东是一个奋进不息的人。他热爱生活，笔耘勤恳。不几年，竟有《青春的思考与追求》、《山花与刺梅》、《走出人生的梦境》三本杂文集问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和《全国青年杂文选》都收有他的作品。著名杂文家秦牧、严秀和于浩成均对他的杂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或许是激烈变幻的社会生活太令人神往了。时习杂文之余，卫东又写起了报告文学。

他的报告文学大体分为两类：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命运坎坷，这类作品均收入作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特写报告文学集《外交部里的小字辈》一书中。渐渐地，他感到这种写法很受局限，不足以宣泄他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于是又把笔触转向了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力图从宏观性与历史性的高度，对社会变革中的阵痛、矛盾、变异予以把握，使作品具有丰厚的思想容量和信息量。我们看到的《京都女警》便

是这些作品的结集。卫东的这类作品，还分别收入了他在春秋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的恋爱角》和《都市里的保姆世界》（与人合著）两书中。

这本《京都女警》是作者近年来的第四本报告文学集，年仅35岁，便已有七部个人专集问世，可见卫东之勤奋。本书收入的五篇作品均曾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第三者启示录》、《中国人口大浪潮》、《北京城里的“吉卜赛人”》等篇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京都女警》则在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中获奖。

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我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章带有鲜明的哲理思辨色彩。作者对笔下的问题、事件及人物持一种冷峻的审视态度，并注意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女性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与刻画。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的议论和启人心扉的见解。如《第三者启示录》对第三者功过是非的评判；《北京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城市发展前景及调整城市功能的意见，等等。再一个特点是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对生活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素材，所听所见所感真实生动，不造作，有真情，很少刀削斧凿的编造痕迹，因而具有相当强

的真实性和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纯文学受冷落，而以反映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为主要题材的纪实文学在“一夜之间”突然拥有了大量读者，决不是文学走向危机乃至流失的征兆。恰恰相反，它揭示了文学界应予关注的一种社会心态：人们阅读作品时，首先并不是要获得“愉悦的美感”，而是要了解真实的生活。只要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情感，即便艺术上略显粗糙，读者也不会苛求。当然，从事纪实文学的作者不应以比原宥自己，没有大炮的时候，我们不排除手榴弹的作用，但光是停留在手榴弹的水平，就要吃败仗。

报告文学是“报告”和“文学”的结合体。报告与文学应受到同等的重视。但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不同于小说的文学性，她的文学性并不更多地表现在刻画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上，非要有完整的情节与贯穿始终的人物不可；她的文学性可以表现在对事件或问题的宏观把握、微观刻画与精辟分析上。报告文学在体裁和结构上的发展应是多元的。纪实文学的兴起可以看作是报告文学在新形势下的嬗变与发展，这种嬗变与发展大体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从以一两个人物为主线的人物特写发展到写一种社会问题、一大社会事件，甚至一种

文化现象；形式——散点透视、板块相接、全景组合替代传统的完整的人物、完整的情节；题材——纪实文学把观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所谓的“社会阴暗面”，大凡这类作品较少对生活进行牧歌式的赞美，代之以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冷峻严肃的剖析。

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审视纪实文学热，兴起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它辉煌的表象下，也隐藏着危机。除了上面提到的在艺术上要有更高的追求之外，还有一些已形成的缺陷也不容忽视。比如：纪实文学是以真实地剖析社会现实为读者所青睐的，但虚假编造的痕迹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已日见显露；纪实文学要有丰富的思想含量与信息量，但它是作者对所论及问题的认真研究和深厚功力为前提的。可是不负责任、缺乏科学性的空泛议论也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初见端倪，这些都值得卫东和有志于纪实文学写作的作者警惕之。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一些，算是读过《京都女警》的一些感想。

是为序。

1988年9月25日

目 录



- (1) 京都女警
- (52) 中国人口大浪潮
- (99) 第三者启示录
- (135) 北京城里的“吉卜赛人”
- (197) 无锋“利器”
- 当代中国商标忧思录

京都女警

楔子：悠悠女儿梦

对于岑明来说，北京市公安局那座并不雄伟的六层白楼如同她曾魂牵梦萦的绿色军营一样诱人。以至在地质矿产部当高级工程师的父母再三让她对自己的人生选择重新考虑时，这个再过两个月才有资格吹熄 19 支红蜡烛的小姑娘连结巴也不打地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们不用再说什么了！”

即使对埋入地层的矿石也能洞察入微的一对中年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女儿却无可奈何地摇头了。这就是那个即便见到一只老鼠也要用被子蒙住脑袋的宝贝女儿吗？这次公安局招收的可不是管管户籍卡片的内勤民警，而是——女侦察员！任凭他们张开想象的翅膀，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文静、秀丽，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小女儿和手铐、格斗以至

流血联系起来。

毋庸讳言，岑明的热情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幻想的天国。与其说，是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使她选择了这个充满风险与献身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一些并不太高明的侦破电影和小说诱发了她的好奇心。警车、追捕、跟踪，必要时乔装改扮、只身入虎穴，真是太罗曼蒂克了。直到她拿着公安局的面试通知书，坐在海淀区公安分局那个简陋的小礼堂里，面对四个老公安连珠炮式的发问，才隐约感到，今后的生活里也许不全是诗。

“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或者说，你愿意结交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她抬起那双美丽的眼睛，明亮的眸子里闪出问号：难道这和当一名侦察员还有联系吗？即刻，她便从对方那严峻而又充满睿智的眼神中领悟了：只要她决定迈出这一步，她的全部生活就将和这个神奇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公安局的工作很苦，你有思想准备吗？”

岑明笑了：“你们能行，我就能行！”

“嗯！”“考官”们交换着满意的眼色，又甩出一个更严厉的问题：

“当侦察员很危险，关键时你能冲上去吗？”

“能！”岑明脱口而出。倏地，她又想起了那只

讨厌的小老鼠，“不过，这需要教育！”

“哈哈！”小礼堂里爆发出一阵粗犷的笑声。那笑声从四个男子汉的胸膛里宣泄出来，象是一阵春雷，在小礼堂里滚动。岑明忽然觉得，她的梦正从天国回到现实，尽管还有些飘忽、虚幻，但毕竟是落在了坚实的大地上。

1983年11月，岑明和另外400多名姑娘一起，穿上了橄榄绿警服，成了新一代女警官。

截止到1988年6月，市公安局政治部干部处处长那本厚厚的干部名册上，已经记下了近5000位女警官的名字。在公安局所有的警种中，都有她们矫健的身影。她们以柔嫩的双肩，和男干警一起担起了保卫首都安全的重任，并且付出了比男同胞更为巨大的心血与牺牲……

广角镜：这群小姑娘哟！

如果没穿警服，即便是莫伯桑转世，怕也不会猜出她的真实身份：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女看守。

她叫邓玉凤，19岁。19岁，对于一个姑娘，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而她却穿着一身肥大的橄榄绿

警服，巡视在看守所那条终年不见阳光的甬道上了。这里没有迪斯科、霓虹灯，没有蓝天、白云、鲜花和清风，有的只是号子里一个个被扭曲了的灵魂和时而传出的放荡的调笑：

“姐们儿，好俊的脸蛋！此时不风流，老了愁白头！”

这里，便是她的人生起点。从今往后，她一个星期要值几十个小时的班。值班时，每隔 15 分钟巡视一次，以防止各种待决的女犯发生意外：撞头、上吊以及犯人间相互毆斗。3 年、5 年或者 10 年，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领教了法律的神圣与庄严后，将走出高墙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而邓玉凤和她的战友们还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恪尽职守，直至青春悄然而逝。

“进去看看吧！”领她上岗的老大姐提议。

“噢，不，不！”不知为什么，她有点害怕。第一天报到，她曾掀开门帘窥视过押送来的女犯，只看了一眼，便放下门帘跑开了，仿佛屋里站着的不是和她一样的女人，而是一只随时可以咆哮伤人的老虎。

“眶当”，监号的门打开了。老大姐望着她，眼神里充溢着鼓励与信任。

得，没法子，进吧！她下意识地用手扶了扶缀

着庄严国徽的大檐帽，一挺胸，挺威严地走了进去。

女犯们垂手而立。十几双眼神组成一道网，她象一条被网住的鱼，浑身不自在。

“这是新来的邓管教！”老大姐神态严肃。

一瞬间，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啊，从现在开始，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一点小事就可以哭鼻子的小姑娘了。她将代表政府，对她们进行管理和教育。

帽子上的国徽赋予了她这个权利。

“你，姓名！”她逐一问话，庄重而不失分寸。行，自我感觉不错，她象一条游回了大海的鱼。

走出监号，老大姐笑着说：“不错，象那么回事！”

小邓摘下大檐帽，用手帕轻轻擦去了脑门上早已渗出一层汗珠。

岑明初次上岗可露了两次“怯”。开始，她分到船板派出所。这个派出所隶属于公交分局，专门审理在汽车上作案的扒手。那天，侦察员把戴着手铐的贼押进来了。还没问话呢，她心里倒害怕得不行。

“你，叫……什么？”

女扒手瞥了她一眼，知道遇上了一个刚穿上警服的“雏儿”，于是不屑地耸了耸肩，大大咧咧地通报了姓名。

“性别？”岑明又问。

“什么性别？”女贼反问了一句，“女的！”……

不过，最使岑明窝火的要算她在分局预审科实习时遇到的那档子事了。预审室里正在审问一个流氓盗窃犯。这家伙獐头鼠目，一脸横肉，尤其是那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更使人感到一股奸诈、凶狠之气。岑明推门进来了，他把脖子一梗梗，“你先出去，我有些话不能当着你的面儿说！”岑明闻言，稀里糊涂地便转身走了出来。以至事后后悔不迭，深感这实在有失女警官风度。嘿！我是政府工作人员，你是犯人，只有我命令你出去资格，岂有反过来的道理？真是的！

当书记员的小史更惨。那天，她为一起抢劫案的审理当记录员。在记录的间隙，她抬起头想看看这个行凶作恶的家伙什么模样儿，不想正与一双凶狠的眼神相撞，那个坏小子狠狠地瞪了她两眼，还乘预审员低头翻看卷宗的当儿，冲小姑娘挥了挥拳头！吓得小史再也没敢抬头。

嘖，嘖，这群小姑娘哟！

不过，一年以后，当某中学温存端庄的女教师打开屋门，迎进来几位她亲自送到公安局去工作的女学生，经过短暂的交谈后，发出的第一句感叹却是：

“瞧，你们可成熟多了！”

现在，案犯们再也不敢用讥讽的的目光向她们挑衅了。因为姑娘们的目光虽然温柔，但与邪恶对视的时候，也会迸射出一种庄严的威慑力！

“您放了我吧！放了我，您是我姑奶奶！”面对突然伏地而跪的案犯，无论是小史还是岑明，都不会张慌失措。她们会冷峻地审视着蜷缩在脚下的这个人：或者是穷凶极恶的流氓，或者是形容猥琐的惯偷。俄顷，平静而又不失威严地发出命令：“起来，继续交待问题！”

风驰电掣的列车上，人们偶尔会看到，某一张椅子上，并排坐着三个人：两边是年轻的姑娘，中间是一个被铐住双手的女犯。这是刑警队的姑娘们在执行押送任务。你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即便在人烟稀少的乡间旷野，再狡猾再凶恶的案犯也不会逃出姑娘们的手心。

工人体育场。一场极热门的演唱会正在举行。一些票贩子乘机哄抬票价，3块钱一张的门票在他们的手上卖到了10元至15元。

一个20来岁的姑娘走到一个身穿土黄色西服

的票贩子跟前问：“有票吗？”“有。”“要两张。”

“30元！”“你为什么卖高价？走，跟我到公安局！”

“你管个屁！”话落拳到。姑娘一闪，这一拳打空了。

那票贩子一急，抬腿照姑娘下身又是一脚，姑娘侧身躲过，左手顺势照他后脖梗子上就是一掌，接着，脚下一绊，一个大外刈，票贩子“啪”地被摔倒在地！票贩子哪里知道，这个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小姑娘原来是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外勤中队的女侦察员！这个中队的姑娘们一个个身手不凡，徒手格斗，两三个小伙子难以近身；手枪速射，百发百中。其中的王春净、张建萍还分别在全国的大型比赛中拿过武术和手枪速射的名次呢！

人物剪影(1) 女法医“算命” 停尸台上，放着一具青年女尸。她是在化粪池里发现的。化粪池一人多深，与地面持平，上面只盖着一张苇席，而尸体无外部损伤，被害人和村里人亦无仇隙，分局治安科经初步侦察和尸体检验，定性为失足堕入化粪池淹死。

市局的青年女法医曹志军再次做过尸检，清秀的脸庞上显出一缕疑惑的神色：死者并非过路人，怎么不当心这个粪池呢？她用手轻轻压了压死者胸部，没有液体外溢；死者并没有结婚，可是腹内却有了一个四五个月的胎儿。